



# 名

# 门

# 之后

丁山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名门之后

丁山 著



B1291415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门之后 / 丁山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1

ISBN 7-5059-4518-1

I. 名…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237 号

书 名	名门之后
作 者	丁 山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 壮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29 千字
印 张	9.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518-1/I · 3522
定 价	16.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第一章 旧事尘封(60—70年代末) .....	( 1 )
院子里的藤萝架 .....	( 1 )
黄土沟中的寒窑 .....	(14)
院子里的藤萝架 .....	(32)
黄土沟中的寒窑 .....	(50)
院子里的藤萝架 .....	(63)
窑洞与窑洞之间 .....	(79)
第二章 混沌初判(70—80年代初) .....	(91)
梧桐树下的洋楼 .....	(91)
院子里的藤萝架 .....	(106)
朗润园中的山石 .....	(119)
山那边和海那边 .....	(133)
院子到洋楼之间 .....	(147)
院子里的藤萝架 .....	(164)
纠缠不清的纷乱 .....	(181)
第三章 朗朗乾坤(——80年代末) .....	(199)
山那边和海那边 .....	(199)

MAJ84/04

## 名 门 之 后

院子里的藤萝架·····	(209)
山那边和海那边·····	(226)
小院儿与海那边·····	(252)
山绵绵,海涟涟·····	(270)
纠缠不清的纷乱·····	(285)
后记·····	(302)

## 第一章 旧事尘封

### 院子里的藤萝架

冯大娘太老了，在女儿的搀扶下颠着小脚儿走了，回到她在花市大街附近一条叫铁轡轱把儿的小胡同里的大杂院儿，她姑娘家去了。

川儿舍不得她走，就跟了去。手中拎着大娘的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几包两毛四一盒的海河牌香烟，还有没纳完的一双鞋底儿。

冯大娘是个没名誉的烈属，老家住在天津杨村附近的一个小庄子里。1948年，眼看着解放大军就要进关，京津地区都快解放了，谁知国民党兵半夜包围了村子，从大炕上把大娘的丈夫赤条条地绑了去，就在村边儿一枪给崩了。

天亮了，那时候还没这么老的冯大娘，拖着十来岁的独生闺女到村边儿道沟里找到丈夫的尸首，哭着嚎着埋了。一块儿被枪毙的六个地下党员的尸首也都被各家寻了去，草草葬掉了。

川儿想，肯定是出了“甫志高”，要不敌人怎么逮得那么准？

冯大娘说不知道，兴许吧。

转年儿，解放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人民政府的同志听说大娘的丈夫是被国民党兵杀害的，可庄子里的地下党，管着这小庄儿的地下党员归齐没剩下一星半个儿。

事儿是有这么码事儿，全庄子里的乡亲们都可以作证。可冯大娘丈夫是不是地下党？那几个罹难者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却任谁也说不清楚了。于是，就算是烈属吧，既然是被反动派杀害的。

算烈属还是土改时村支书看她孤儿寡母的可怜，给了个虚名儿，门框上钉了个烈属的牌儿，墙壁上却没有人民政府发的证书，抚恤金什么的终也没地方领。

房本来就有，地后来也给分了一小块儿，只是闺女小，大娘又是小脚儿，种不来。

庄子里穷，年景不好，“五保户”照样儿短口粮。没了辙，到县里央告，到专署央告，最后跑到了北京，由内务部民政司一位怪和气的老革命帮着给安置到川儿家当了保姆。

川儿家住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的后花园里。自成院落，小巧而幽静。通往前面大院儿的小门旁边儿有两间倒座的小南屋归大娘母女俩住。西面茅厕旁的屋子放杂物，东面是厨房和吃饭的屋。正面五间磨砖对缝、四梁八柱、前廊后厦的北房，从西往东依次是父母的卧室、书房、中间的客厅、川儿的房间和姐姐明明的屋。

屋后的院子不宽，基本上被一排一人多高的珍珠梅占满了。东北角的小后门儿墩着一条东西向的胡同，每天接送父亲的汽车会很准时地停在后门边上。

屋前，骑着院子中间的甬道有个藤萝架，几棵藤子长得有碗口粗细，拧着麻花儿攀援到架子上，春天垂下一串串紫色的花，夏天就结出一串串的豆荚果实，像古时候大将军发令时用的令箭。川儿在前院儿和大院子里的孩子们做游戏时，就摘些下来。手里

攥着一大把“令箭”，自然是大将军，游戏脚本儿则来自小人书《三国演义》，一般只演“火烧新野”、“长板坡”几出情节简单且“我军大胜”的故事。

藤萝架两旁还生着几丛海棠和丁香，开那种白色的和紫色的花，通向各处房间的方砖路两旁则种着羊胡子草般的二月兰和带刺的月季。初夏的傍晚，小院儿里花香四溢，川儿就坐在小凳上看着大娘用个挺有趣的“拐子”吊在手上打着转儿地捻麻线儿，纳鞋底儿，说话儿。

大娘说的儿歌很有趣，也很古老，跟他在幼儿园里学的都不一样。像什么“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做嘛？做鞋、做袜，吹熄灯，还说话儿。”然后，他还跑到外边院子里，召集伙伴儿们玩儿娶媳妇儿。两个人搭手当成轿子，把刘司长家的小燕子娶过来当媳妇，拜完堂，该亲嘴儿了，燕子不让，他一生气跑回家，不跟她好了。还是听大娘唱民谣说古。

大娘好歹是把闺女拉扯大了。闺女“扫盲”那阵子念过几年书，就到商店当了售货员，每月挣十几、二十块的，后来出阁嫁了人家儿，搬出他家的小院儿，但每个月还来一次。大娘说，她两口儿日子过得紧巴，所以，临走时，总得打开她的小手绢包儿，抽出张拾圆的票子，给闺女贴补日子。川儿就问大娘，你小包里为什么总有钱。大娘就笑了，说，在你家挣的。一个月，你妈给二十四块钱，除了买几包烟，花儿儿八毛的，其余花不着，也就是攒着养老吧。川儿说，赶明儿您干不了活了，我养着您！说这话时，小胸脯子挺得高高的。大娘说，傻孩子，你做不了主，赶明儿你长大了，成了家，你媳妇儿不答应。于是，他想起小燕子噘着嘴扭着身子的样子，话也不那么坚决了。

别看打小儿是庄户人家长大的，可大娘是个干净人，手巧，也



勤快。川儿家大小四口人的活儿，从洗衣裳、做饭到收拾屋子扫院子，她一个人儿都干得来。川儿周六从幼儿园回来，星期天没事儿时，也就端着个小搪瓷盆儿，蹲在一边儿洗自己的小手绢什么的，直到洗得胸前肚子裤腿儿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大娘才小祖宗、小少爷的把他扯到一边儿。然后，他还是端个小凳子，坐在大娘身边，跟大娘有一句没一句的拉话儿。

等川儿上小学时，大娘的背已经驼了，精神也没有以前那么焕发了。洗衣裳用的大木盆散了，没地方修，换成了大瓦盆。大瓦盆太重，川儿妈给买回个钢精盆儿，可大娘说，屁轻屁轻的不得劲儿，还是爱把搓板儿架在瓦盆里，衣服打上肥皂后用劲儿“哗哗”地搓。搓完，用小盆儿淘出脏水，淘净了，原封拎到墙根儿靠着，再换成钢精盆儿在水龙头下放清水投。

日子过得飞快。街道上不再闹着“除四害”，姐姐不再拿几块劈柴去学校“大炼钢铁”，街上的人们不再饿得脸都肿了，川儿也高高兴兴地上学了。可上学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刚背会了“社里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学校突然开始闹运动了，运动闹大了，街面儿上渐渐乱成一锅粥，父母和姐姐谁也顾不上他，川儿也就不上学，一个人在家跟在大娘身后转。

大娘临走前，川儿跟母亲说，别让大娘走了，她一走，就没地方挣钱了。母亲摇着头说，大娘要是再跟咱家，说不定还要受连累。他不懂，母亲就把他揽在怀里，眼睛里滚下了泪。

不久，他懂了，因为他们一家被“扫地出门”了。

先是爸没回来，来家的人说，什么时候交代清楚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没几天，又来了些人，把爸妈的房间翻了个底儿朝天。可“陕北帮”什么反党集团的罪证、黑材料等需要找的东西没查出来，撒在地上的委任状、任命令也都是有那种印着“镰刀锤子”的共产党

的徽记,或者烫金的国徽,跟天安门上挂着的一样,没有那种“青天白日满地红”的。

当然,重大罪证没查到,一般罪证却触目皆是。于是,正式“抄家”那天,胳膊上带着红箍的一伙人像土匪般闯进门。

客厅里的电视机自然是苏修的,因为,尽管是电子管的黑白电视,好像当时还没有国产的;电唱机是美帝的,大约是解放战争中的战利品;收音机是那种叫飞利浦的全波段的,说是听敌台广播用的,也是罪证。妈说这是“欲加之罪”,身上就挨了几皮带。结果,姐姐那辆爸从英国带回来的有里程表、加快轴的“蓝翎”自行车,他的能发射子弹的捷克产电动玩具冲锋枪也都成了崇洋媚外的罪证……

“抄家”的大卡车走后,妈掉着眼泪把散落一地的东西小心收好。

家里像点儿样子的桌椅柜架都没了,没抄走的衣服什么的叠放在沙发上,书就用线绳捆起来,码放在墙边。

川儿心中不解,问妈,他们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妈搂过他问,知道岳飞怎么被害的吗?他看过《风波亭》那本小人书,想了想,点了点头。妈说,这就叫“莫须有”!他就说,咱家的东西不是苏修、美帝的,他们诬赖!妈被逗笑了,说,咱家好多东西确实是苏修美帝的,这不说明什么。就像你爸闹革命时,咱们队伍的枪、炮、子弹都是从外国买,从敌人手里夺,可打的是反动派。咱家的电视机、收音机虽然不是咱们国家自己造的,可里面播的是党中央的声音,是宣传咱们的革命和建设成就,你说对吗?他想起毛主席在电视中挥着带五角星的帽子,想起爸每天晚上都要听的新闻联播,想起自己爱听的“小叮咛”,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当然相信了妈的话。

妈还要收拾乱作一团的屋子,轻轻把他推了出去。

走进自己房间，隔着雕花的暖阁，看见姐还坐在她的床上哭，手中捧着那些被剪烂的花裙子。川儿就走过去安慰姐，说，没关系，等爸回来，再让爸给你买新的，比这些还好看，还多！别哭了，姐，啊！边说边用手给姐抹泪，没想就把姐的脸抹得像燕子家的花猫了。

家抄过了，是“莫须有”，跟岳飞一样，可川儿爸终究没能回来。

不几天，妈、姐和他被几个凶神恶煞的人押着离开了家。那时，藤萝架上的“令箭”刚长出雏形，还软软的，一串串挂在半空，随着微风轻轻地晃动着。

他从后门穿出胡同，在电报大楼对面等 10 路公共汽车。电报大楼的大钟就敲响了，先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然后又敲了九下报时的钟声。

到了北京站，坐上火车，远远看见爸被带上另一节车厢。

火车走走停停，不记得三天还是两天，然后换了坐汽车，一家人也团圆了。

汽车又走了三天，回到了陕北的老家。

陕北那地方穷哩，要不咋早年会出刘志丹？陕北那地方苦嘞，不苦的话，老实巴交几辈子的乡里人会成帮搭伙跟上刘志丹与官家豁命？

老家不在县城，在一道沟里。四周山梁上寸草不生，沟壑中倒有些水流，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有了人家。

人家多的地方聚集成村落。村落中很少有房，因为很少有树，木材极度匮乏，没有办法烧砖，也没有足够的木材架梁、铺檩、搭椽子，所以，多挖山开窑，住在土洞里，像狼，像熊，总之像川儿小时听的故事中猛兽山妖住的地方。

爸说不尽然，过去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在延安也都是住这种土窑洞，冬暖夏凉，其实不比房子差。可川儿还是觉得北京的家好，

洁白的四壁，雕花的暖阁、落地罩，光洁的地板，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电扇，也是冬暖夏凉啊！三伏天儿，地上撒些水，坐在藤萝架下也是阴凉阴凉的。

老家的村子中央有个孤零零的大院子，高高的围墙里还有几间青砖灰瓦的大房子，在整条沟里显得很突兀，很扎眼。听村里小孩子偷偷说，这大宅子原来是你爷住的，你爷是大地主！后来你爷死了，就变成生产队开大会用的了。

地主就是“南霸天”、“黄世仁”，川儿就回去问妈。妈说，地主总是要剥削农民的，可不都像“南霸天”、“黄世仁”那么坏。你爷要不是地主，你爸能读得起书？你爸就是读书时认识了共产党人，认识了刘志丹，开始懂得革命道理。后来跟刘志丹一起武装暴动，建立陕北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也迎来了中国革命走向高潮，走向胜利。

川儿听得肃然，但还是听不大懂。譬如还是不知道爷爷是不是坏人，可是好像也不能算好人，总之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人讲起过，连妈妈都没见过，所以不好判断。但是，爸肯定是好人，这他深信不疑。因为他曾经缠着姐给他念过《刘志丹少先队》，知道刘志丹是大英雄，他率领的少先队员都有小马枪、驳壳枪，参加斗土豪，打白匪，做出了许多英雄事迹。爸跟着刘志丹闹革命，打反动派，打马步芳，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打日本鬼子；参加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解放大西北，还在朝鲜指挥志愿军打败过美国鬼子。他不懂人家为什么会把爸抓起来，抄了他家，还把他一家弄回老家来了。问妈，妈说，好人也会受委屈，被冤枉的。你爸跟刘志丹当年也一起吃过冤枉，被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先遣部队抓起来，差一点就枪毙了。还是毛主席亲自命令释放的，并且在中央会议上肯定了陕北红军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一次你爸又吃冤枉了，也不知道毛主席知道不知道。川儿就想，毛主席肯定不知道。毛主

席要是知道了,肯定会让他们回北京,把他家的东西都还回来。

川儿一家住进那种叫做窑的土洞里。躺在跟黄土地没什么区别的炕上,川儿就想他北京的家,想他的“十一小学”。学校中一排排整齐的教室,教室中一排排整齐的桌椅,宿舍中一排排整齐的小床和洁白的被子、洁白的床单。每天都有保育员照顾他们低年级的同学。到了周末,每个人的爸爸、妈妈会来接他们回家,或者派秘书和司机来接,回到各自的家,回到各自家的小院子。可现在,窑洞里面没有了床,没有了桌子、椅子、书橱、衣柜,没有了电视机、留声机、收音机,总之,什么就都没有了,连门都没有。

爸的头发也没有了,左耳边有一条长长的疤,爸说是被马步芳手下的白匪军用马刀砍的,因为那时他的子弹打光了,马匪的骑兵冲了上来,一刀砍在这里,要不是后面的战士一枪把那家伙撂了下来,半个脑袋就报销了。爸耳朵下有个圆圆的疤,爸说是让日本鬼子“三八大盖儿”打的,因为他望远镜反出的光被鬼子的狙击兵发现了,他放下望远镜刚回头招呼参谋长,鬼子一枪就打在那里了。要不,一颗“花生米”钻进嘴里,爸满口牙都敲飞了,就不能吃饭了。说的时候川儿还要小些,坐在爸怀里,隔着爸浓密的头发用手摸。那伤疤上面很光滑,一根头发都不长。所以川儿爸的头发原来留得很长,因为那些伤疤的样子很怕人。

母亲的发髻也没有了,一头秀发被剪得稀烂。妈是演员,跳那种用脚尖立在地上的舞,非常非常好看的。妈妈的头发乌黑光亮,梳成个大辫子盘在脑后,衬着一张白白净净的瓜子儿脸,连小燕子都说川儿妈最漂亮,比大院子里所有的阿姨都漂亮。妈妈的北京话总也说不好,会发出一种“吡吡”的舌音,也不会大声的喊,站在香山顶上喊时还没有川儿的声音大。

自从爸爸没回家以后,妈妈眼睛里就总爱流泪,眼睛也深深地陷进了眼窝儿,大大的,圆圆的,依然很美,却总是忧忧郁郁地汪着

泪水。

老家的村子里好像有他家很多亲戚，也有很多不是亲戚。亲戚们大多住在前沟，分布在大院子周围土坡上的窑里，不是亲戚的住在后沟，坡要陡些，挑水都不如前沟方便。

刚到老家的那阵子，押解他们来的人忙着跟村里造反派的头儿不知在谋划什么，只是警告父亲在村子里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批判，不准乱说乱动。

妈和姐姐谁都不愿意出门儿，整天在那孔破窑里忙。糊窗户堵门的，倒像要住一辈子似的。于是爸就带着川儿在山坡上转，给他念叨，分说前沟窑里住着的复杂的亲戚关系。

爸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么多关于他的亲属们的话，所以，在他的小脑子里，这些亲戚并不显得多么亲。

爸说，大伯早就不在了，现在只剩下大娘，跟冯大娘一样也是小脚儿。前沟里那些年纪大些，看着跟爸差不多的应该叫叔、婶；小些的该叫哥、嫂；再小的，跟他差不多的碎娃比你辈分低，应该叫侄儿。

跟着爸在沟里转，可亲戚们不让进门儿，偶尔遇上的，爸让他叫的叔叔、哥哥的，大都会侧过头啐他，还会饶上一句什嘛驴日下、狐媚子养下的，什嘛东西之类的脏话。

脏话之类是爸说的，什么意思，爸不告诉他。

这话他听不懂，但表情看得懂。既然说得时候咬牙切齿的，肯定是骂人之类的脏话。而骂人的人就不是好孩子，妈、幼儿园阿姨、学校老师都这么说的。

可后沟里那些不是亲戚的大爷大娘倒和善，背地里会悄悄摸摸他的头，说，造孽呀，把个娃可怜的！

没过几天的下午，那座大院子里的场地上忽然聚了满满的人，川儿和他一家被押着他们来的五个人带到人群的最前面，面对着

满院子的乡亲。

爸的头高贵地仰着，被按下去，又昂了起来。主持开大会的人高喊着“秦仲卿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爸昂扬地说：“在人民面前，我襟怀坦荡，何罪之有！”那人就说：“你们对党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英明决策心怀不满，竟敢密谋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信攻击人民群众伟大的革命运动！”爸就冷笑着说：“你们这种胡闹也能叫革命？”说着扯开上衣，亮出前胸和肚子上累累刀伤弹痕。“老子跟毛主席打天下时，从来没用后背对着敌人！你们见过几天世面也敢妄谈革命？”

川儿心中油然升腾起无限的崇敬，觉得爸愈发高大，就像《烈火中永生》里的许云峰、成岗和江姐，就像《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

那人有些语塞，有些气急败坏，就下令让人把爸、妈的双手扭着举得很高，整个腰背深深地弯了下去。姐和他也被人强令低下了头。然后喊了通口号，换了个人开始以专案组的名义，历数秦仲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可会场气氛反倒稀松下来。川儿极力想听懂那些话，但就是听不大懂。大概乡亲们也听不大懂，于是就有了小娃娃的哭声，小小子的笑闹，婆姨们此起彼伏叫骂着追打孩子的喧闹声。

川儿的头被一只大手按着，只能看到脚下的黄土地，看见有一种很大的黑蚂蚁在鞋子的旁边爬来爬去。也有那种小的，跟他家院子里的一样。可蚂蚁们不打架，碰上了，头上的触角摇晃几下，就又绕开，各自忙各自的。

不一会儿，好像有个该叫四叔的人指称秦仲卿早年就是因为逃婚才混入革命队伍，正慷慨激昂表决心，一定要划清界限，坚决站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一边。突然有个老女人哭着冲了出来，说当年额姐被强娶到你秦家，把你个秦老二的没良心，拜完

堂当晚上就逃得不见了人影。害得额姐活寡守了二十年，好不容易盼到解放了，这挨千刀的秦老二当了大官，在城里粘上这骚狐狸精，一封信把额姐抛下了。可怜额姐哭瞎了眼窝，灾荒那年活活就饿死在路边边上。

老女人哭着嚎着，坐在地上捶打着腿，引来些唏嘘的叹息和附和声。

一忽儿，老女人从地上爬了起来，嚎着去撕扯妈。亲戚们群情激动，也就“打倒陈世美”、“日你妈的狐狸精”、“打倒隐藏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身边的走资派”的吼叫成一片。

隐约瞥见有个他叫六叔的人带头儿跳上前，嘴里骂着，脱下鞋抽打爸妈的头脸；瞥见有个他叫堂兄的一扁担把妈就打翻了，人群被激起了嗜血的兽性，纷纷涌了上去……

姐和他扑过去，哭喊着去求，去拉。姐被人揪着头发摔出去，川儿被大耳刮子打飞出去，于是几只脚狠狠地踢在他屁股上、身上、腿上、肚子上、头上，疼得他满地翻滚，耳畔只听见震耳欲聋的打骂声中姐的哭喊和妈的惨叫声渐渐变得模糊，往后的事情就都记不得了。

醒来时，院子里的人们一个也看不见了。川儿艰难地撑起上身，只见姐哑着嗓子哭嚎着，爬过去抱一会儿爸，又爬过去抱一会儿妈。爸不说话，妈也不说话，满头满脸的血，黑紫黑紫的，不流了，人像睡着了似的。

川儿抽泣着爬过去，用衣襟沾着唾液去擦妈脸上的泥和血。泥抹去了，血的下面，皮肉翻开了，白的、粉的、红的，捏都捏不到一起。他哇的一声哭起来，就抱着妈妈的身子摇。

妈不说话，两只大眼睛无神地瞪着天空，不看她的川儿了。

妈浑身的衣服被撕扯和鞭打得稀烂，到处是酱紫色的血污，身上已经没有了那种川儿熟悉的温暖了。



爸也不会说话了，脸上沉静地像睡着了。

哭睡着了，又哭醒过来；天哭黑了，又哭亮了。大院子里只有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爸和妈，只剩下两个哭得死去活来的娃。

押解他们来的几个人早就不见了踪影，姐只好拉着他到坡上求亲戚，跪在每一户窑前的硷盘上哭求、磕头，一直到天黑。后沟里被哭出两个老汉儿，倒夹着个镢出来，又招呼出几个后生，到院子里抬起爸妈，埋在了村后的沟边上。

姐哭，他也跟着哭。看着爸妈被放进一个土坑，埋上了土，川儿知道再也看不见几个月里突然就变得苍老了的爸，和人人都夸的妈妈了，心里一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醒来时，已经在破窑里，姐头上扎着条白布，流着泪喂他喝米汤，喝着喝着，他就在姐的怀里睡了。梦见家，院子中的藤萝架，藤荫下，仰在躺椅里看报纸的爸，靠在藤椅中打毛衣的妈，伏在小石桌上做作业的姐，屋里屋外、忙前忙后的大娘。

接下来的三天，川儿动不了，浑身脱了力，都不觉得疼了，只有头老是昏沉沉的，眼前浮动着各种各样的幻影，嘴里断断续续地叫着爸，叫着妈，叫着大娘。

姐把毛巾浸凉了敷在他头上，敷热了再换成凉的。

烧退了，姐叫醒他，喂他喝些米汤。反正姐喂他吃他就吃，姐哄他睡他就睡，姐总是陪在他身边，让他感到温暖和安全。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川儿姐待他睡着，遂去六叔家讨些吃的，因为爸妈在的时候留下的一点点粮食一粒都没有了。

六叔家聚着几个堂叔和堂兄在喝酒。有个堂兄见她立在灯影下娇娇弱弱的样子，就说，怪得仲卿叔宁死都不肯跟那狐狸精断绝关系，都不肯打那婆姨一下！这碎女子长成了，怕也是个狐狸精，迷人哩！黑影里就有人说，你瞧喔现在的样子就是个狐狸精。川儿姐见势不对劲，扭身要走，却有人吹熄了灯，拦腰抱住弄她到了